



AN  
AMERICAN  
MARRIAGE

美国式  
婚姻

[美]塔亚莉·琼斯 著  
刘莹 译

TAYARI

JONES

*AN  
AMERICAN  
MARRIAGE*

美国式  
婚姻

[美]塔亚莉·琼斯 著  
刘策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美国式婚姻 / (美) 塔亚莉·琼斯著; 刘策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1 (2020.1重印)  
书名原文: An American Marriage  
ISBN 978-7-5217-0762-5

I. ①美… II. ①塔…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29801 号

AN AMERICAN MARRIAGE  
Copyright © 2018 by Tayari Jones  
Epigraph by Claudia Rankine from Citizen: An American Lyric  
copyright © 2014 by Claudia Rankine.  
Used by permission of Graywolf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lgonquin Books of Chapel Hill,  
a division of Workma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New Yor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Design by Steve Godwin  
Jacket Design by Jaya Miceli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 美国式婚姻

著 者: [美] 塔亚莉·琼斯  
译 者: 刘 策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 CITIC Publishing Group }

承 印 者: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70mm×97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164 千字  
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1月第3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9-3182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217-0762-5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爱在你的掌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卧在你的膝上，又无形间托起你的身体，让你的血管流通，黏着你的心脏搏动。一旦爱消失了，一切就都不再完整。

念及万物之前，我从不孤独；  
而现在，我如此孤独。

### ——《美国式婚姻》

罗伊和瑟莱斯蒂尔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妇，在他们身上可以同时看到美国梦与新南方的影子。罗伊家境普通，但年轻、有野心，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对未来有明晰的规划；瑟莱斯蒂尔出身上层阶级，独立、有梦想，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女艺术家。

婚后一年半，他们的生活被一场出乎意料的事件割裂：罗伊被警方逮捕，获刑十二年。瑟莱斯蒂尔知道丈夫无罪，但事发之后，她却无法摆脱内心的失落与不安，只好向儿时好友兼婚礼伴郎安德烈寻求安慰。她和罗伊的爱情曾经炽热甜蜜，但随着丈夫入狱的时间越来越久，她渐渐失去了对爱情的坚守……

五年后，法院的判决突然撤回，罗伊回到亚特兰大，准备与妻子重新生活。瑟莱斯蒂尔则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要放弃两人的感情，还是要重建一座失去了地基的爱情之屋？

扫码关注



从中国看世界 把时间变成历史

扫码关注  
中信·大方



阅读之前 世界很小

Design by Jaya Micell

大方

sight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姨母——阿尔玛·费伊，  
以及我的姐妹——玛克辛和玛西亚。

你所经历的事情并不属于你，只是与你有关罢了，  
它们不是你的，不是你一个人的。

——克劳迪娅·朗肯

# 大桥之曲

*Bridge Music*



## 罗伊

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远走他乡，一种人安居一处。我很骄傲自己属于前者。我的妻子瑟莱斯蒂尔常说我骨子里是个乡下小伙，但我并不喜欢这种说法。最起码，我的家乡根本就不是农村，埃罗其实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小城镇。当你听到“乡下”二字的时候，你总会想到种庄稼、捆干草和挤牛奶这种事，而我这辈子连朵棉花都没摘过（尽管我老爸摘过），也从没摸过马、羊或猪，我也从没想过要做这些事。瑟莱斯蒂尔常笑着跟我澄清，说她并没有说我是个农夫，只说我是“乡下人”而已。她来自亚特兰大<sup>1</sup>，身上也淌着乡下人的血。不过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个“南方女人”，有别于“南方淑女”<sup>2</sup>。出于某些原因，她乐于接受“佐治亚蜜桃”<sup>3</sup>这种称呼，我也可以接受，那就随她吧。

---

1 美国佐治亚州的首府。——译者注，下同。

2 “南方淑女”这一称呼源于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指的是美国南方上层阶级、受过传统淑女教育的年轻女性。

3 佐治亚州盛产蜜桃，被誉为“桃州”。“佐治亚蜜桃”用来比喻美国南方的美丽女性。

瑟莱斯蒂尔以为自己是个四海为家的人，她没错，但从小到大，她都睡在同一幢房子里。相比之下，我在毕业 71 个小时后，便抽着烟，登上了离家的火车。我本想更早离开，但火车并不是每天都会停在埃罗逗留。当邮递员把装着我毕业文凭的硬纸筒交给我妈时，我早已住进了莫尔豪斯学院<sup>1</sup>的宿舍，投入学校为初代奖学金<sup>2</sup>设立的特别项目里。为了让我们熟悉陌生环境，温习基础知识，学校邀请我们提前两个半月入学。想象一下，23 个黑人小伙一遍遍地观看斯派克·李的《黑色学府》和西德尼·波蒂埃的《吾爱吾师》<sup>3</sup>，那场面，不知你能不能感受得到。灌输式教育也不总是件坏事。

一直以来，我都受到扶贫政策的资助：5 岁时是“开端计划”<sup>4</sup>，后来是“向上跃进”<sup>5</sup>项目伴随了我的整个中学生涯。如果我有孩子，我不会让他们依靠资助长大。不过，我还是要向这些政策表达它们应得的谢意。

我是在亚特兰大学会各种规则的，而且学得很快，从没有人说过我笨。其实，家乡不是你的目的地，而是你的起点。你无法选择家人，同样也无法选择家乡。就像在纸牌游戏中，你手里有五张牌，其中三张可以换牌，但有两张必须保留，那就是家庭和家乡。

我并不是在说埃罗的坏话，这世上显然还有更差的故乡，见过世面的人应该都懂。埃罗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虽说没多少机遇，但好歹也是在美国。对于一个正在艰苦奋斗的黑人来说，美国大概就是最理想的地

---

1 莫尔豪斯学院位于亚特兰大，传统上只招收黑人学生。

2 初代奖学金是专门为家里第一个就读大学的人准备的奖学金。

3 两部电影描述的都是黑人的生活，两位导演也均为黑人。

4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面向全美低收入家庭 3—5 岁儿童提供的，由家长参与、涵盖儿童早期教育（语言、认知、生活常识、科学）、健康和营养等方面的社会福利项目。

5 向上跃进项目，旨在帮助处境困难而学识聪颖的学生完成学业并继续上大学深造。

方。不过，我们家并不穷，这一点我必须大力澄清一下。我爸白天在巴克体育用品店里埋头苦干，夜里还要去当杂务工；我妈在“一荤三素”快餐店里长年累月地端盘子——两人这么辛苦，搞得我家好像一穷二白，但其实我家并不至于那么惨。

我们一家三口——我、奥利芙和大罗伊——住在一栋结实的砖房里，所在的小区治安也不赖。我有自己的独间，后来大罗伊把房子扩建了，又给我添了间浴室。鞋子穿不下了，不用等就能换新的。在我有了助学金之后，爸妈也尽其所能，把我送进了大学。

当然了，我家也没什么富余。如果把我的童年比作一块三明治的话，那么夹层外也露不出多余的肉。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我们什么都不多。“又什么也不少。”我妈会这样说道，然后把我揽进怀里，给我一个柠檬糖般香甜的拥抱。

我来到亚特兰大后，便坚信自己的未来是一张充满无限可能的白纸。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我们莫尔豪斯人手中都有一支书写未来的笔。十年后，我的生活已经相当甜美。如果有人问我：“你来自哪儿？”我便回他：“A城！”——我跟这座城市已经如此亲密，直接称呼她的绰号了。如果有人问及我的家人，我就跟他介绍瑟莱斯蒂尔。

我们婚后相伴了一年半，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很幸福，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或许我们幸福的方式跟其他夫妇不太一样，但我们不像普通的亚特兰大中产阶级黑人那样，丈夫的枕头底下放着电脑，妻子的梦里尽是一些蓝盒子装的珠宝。我年轻，有野心，处于事业上升期。瑟莱斯蒂尔是个艺术家，热情而艳丽。我们就像成熟版的《爱琼斯》。怎么说呢？我一直对风流的女人没有抵抗力。跟她们在一起，会给我一种投入的感觉，而不是所谓的露水情缘。在瑟莱斯蒂尔之前，我约会过一个女

孩，也是在 A 城土生土长的。这个女孩，在一次城市联盟<sup>1</sup>庆典上——你大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竟然掏出一把手枪对着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把粉色珍珠贝母手柄的银色点 22 手枪。我们当时正在享用牛排和奶油烤土豆，她把枪迅速放回桌子底下的包里，然后说她知道我背叛了她，小三是黑人律师协会的一个小姐儿。这我怎么说得清呢？我当时很害怕，但转念又不怕了。也只有亚特兰大的姑娘在干这么俗气的事情时还有这等气派。她怕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情有可原，但我实在不知道是该求婚还是该报警了。我们在天亮前就分手了，而且并不是我提出来的。

在“手枪女孩”之后，我一时间没再跟女人交往。和大家一样，我也爱读新闻，也听到过黑人“男少女多”这一说法，只可惜，这一喜讯未对我的社交生活产生影响——我喜欢过的所有女孩最后都投入了别人的怀抱。

诚然，适当的竞争对于各方来说都有好处。但“手枪女孩”的离开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为此还回埃罗待了几天，找大罗伊谈心。我爸身上总有一种老大哥的气质，仿佛在你出现之前他就在那里，在你离开之后，他还会长久地坐在那张躺椅上。

“孩子啊，可别要这种耍枪弄炮的女人。”

我试着跟他解释，说这件事之所以非同寻常，是因为手枪带来的震慑与当晚的灯红酒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况且，“老爸，她不过是在玩闹而已”。

大罗伊点了点头，嘬了口杯子里的啤酒沫儿。“如果那也叫玩闹，

---

1 全称为“美国城市联盟（National Urban League）”，1910 年成立于纽约的人权组织，旨在消除种族歧视，保障非裔美国人的权益。

那她疯了之后会干些啥呢？”

我妈从厨房里喊道：“你问问他，那女人现在跟谁在一起呢？她可能疯了，但显然不是。要是没有备胎，谁会抛弃小罗伊呢？”——就好像我爸是她的翻译员。

“你妈想知道她现在跟谁在一起呢。”大罗伊问道，就好像我们三个真的有人不懂英语。

“一个律师，不是佩里·梅森<sup>1</sup>那种，而是搞合同、搞文书的那种。”

“你不也是搞文书的吗？”大罗伊问。

“完全不一样。对于销售人员，文书工作只是暂时的，而且文书并不是我的归宿，只是我现阶段恰好在做而已。”

“我懂了。”大罗伊说。

我妈还在厨房里瞎指点：“你跟他说，他总是受白皮女孩儿的伤。告诉他别忘了咱们艾伦区的一些姑娘，告诉他要从她们里面挑一个。”

大罗伊说：“你妈说——”我打断了他。

“我听到了。我没说那女孩是白人吧？”

她当然是了。我妈在这方面的直觉很准。

此时，奥利芙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一边在条纹抹布上擦手，一边说：“别生气，我也没想管你的闲事。”

无论找什么样的女朋友都没法让老妈心满意足。我所有的哥们都说他们的老妈总是没完没了地警告他们：“她用不了你的梳子，就不要把她带进屋子。”《乌木》和《黑玉》<sup>2</sup>都宣称，但凡有点小钱的黑人男士，都在尝试跨种族恋爱。我呢，其实只想找个黑人女孩当老婆，可我妈竟

---

1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所著侦探小说《梅森探案集》里的虚构人物，属于出庭辩护的诉讼律师。

2 《乌木》和《黑玉》均为杂志，专为非裔美国人打造。

然还会担忧我要选的肤色。

我本以为我妈会喜欢瑟莱斯蒂尔。她们太过相似，说她们是亲戚都不为过。她们都有一种干净整洁的美，就像《好时光》里的西尔玛——我的第一位电视女神。然而事与愿违，在我妈眼中，瑟莱斯蒂尔虽然看起来还行，但出身与我大相径庭——她是穿着伯纳黛特<sup>1</sup>衣服的佳思敏<sup>2</sup>。大罗伊则跟她相反，对瑟莱斯蒂尔喜欢得不得了，大有我不娶她，他就亲自上阵的架势。可即便如此，奥利芙仍然毫不动摇。

“倒是有一件事可以让你妈对我的态度缓和一些。”瑟莱斯蒂尔曾说。

“什么事？”

“怀孕。”她叹了一口气，“每次见到她，她都把我上下打量一番，看看我有没有把她孙子藏在肚子里当人质。”

“你太夸张了。”可事实上，我也清楚我妈的目的。一年后，我已准备好“造人”计划，培养新一代在新的规则中成长。

我并不是说我俩受培养的方式有何不妥，只是世界变了，教育孩子的方式也要跟着变。我的计划之一就是绝口不提拾棉花的事情。我爸妈总跟我提起棉花，不管是真棉花还是比喻。白人常说“挖沟累死人”。黑人则常说“拾棉花累死人”。我才不会让我的孩子知道他们现在的生活是建立在别人的尸骨之上的，我也不想让第三代罗伊坐在电影院里，一边看《星球大战》或是其他电影，一边觉得自己坐在这里吃爆米花是一种拿别人命换来的权利。不能让他们知道这些，或者不能让他们知道那么多，我们要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教导他们。瑟莱斯蒂尔承诺说，她绝

---

1 美剧《好时光》中西尔玛的扮演者。

2 美剧《不同的世界》中惠特利的扮演者。

对不会跟他们提什么“必须要加倍努力才能得到别人一半的收获”这类的话。“即使这话没错，”她说，“也总不能对一个5岁的孩子说吧？”

她是女人中最恰到好处类型，虽不是刻板拘泥的女强人，但她的血统就像黑皮鞋上的光泽一般闪耀出自信的光芒。她有着艺术家的狂热，但没有走火入魔。换句话说，就是她的包里没有手枪，但她却有着手枪女孩的激情。她讲究个性，单从她的外表就能看出来。她身材高大，五英尺九英寸，扁平足，比她爸还高。虽说身高由不得自己，但她的身高仿佛是她自己选的。她的头发蓬松杂乱，让她看起来比我还高了一小截。哪怕你不知道她有着高超的针线活手艺，也能感觉出面前的这位是个独特的人物。尽管有些人——“有些人”指的是我妈——看得出来，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她将是一个优秀的母亲。

我突然有点想问她准不准给我们的孩子——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起名叫“未来”。

如果决定权在我，我们早在度蜜月的时候就开始“造人”了。想象一下我们躺在海上凉亭的玻璃地板上的情景。我以前都不知道有这种玩意儿存在，不过当瑟莱斯蒂尔把宣传册拿给我看的时候，我假装自己完全赞同，并跟她说我早就心驰神往了。所以就有了我们躺在海上，轻松地享受二人世界的画面。婚礼已是一天多之前的事情了，光在飞往巴厘岛飞机的头等舱里，我们就待了23个小时。在婚礼上，瑟莱斯蒂尔打扮得像个洋娃娃。她的一头乱发被绑成了芭蕾舞圆髻，面部的妆容让她看起来羞红了脸。她从走廊里向我翩然走来的时候，还在跟她爸咯咯地笑，仿佛一切都只是彩排。而我站在那里，严肃得像是心脏病突发外加脑中风。然后，她抬头看着我，嘟起涂成粉色的嘴唇，向我抛来一个飞吻。我这才恍然大悟：她是想告诉我，所有的这些——捧着婚纱拖尾的小女孩、我的晨礼服、甚至我口袋里的戒指——都不过是一场戏而已，

真正重要的是她眼中闪烁的光芒，以及我们血管里匆匆流过的热血。想到这里，我也微笑起来。

重回巴厘岛的海上画面：当时的她正在翻阅一本 20 世纪 70 年代的《黑玉》杂志，头发早已恢复了往日的蓬乱，身上除了闪粉别无一物。

“我们要个孩子吧。”

她笑了起来。“你想就这样求我吗？”

“我是认真的。”

“现在还不行，孩子他爸。”她说，“放心吧，快了。”

在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在一张纸上写道：“现在行了吧？”

她把纸翻过来回道：“昨天就行了。我去看了医生，他说我的身体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然而，另一张纸的出现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一张我自己的名片。一周年纪念日那晚，我们在瀑布街上的一家名叫“美丽餐馆”的自助餐厅里吃的晚饭。不是什么高级餐厅，但一年前我就是在那里求的婚，她当时的回答是：“我愿意，但在我们被打劫之前，赶紧把戒指收起来！”结婚一周年，我们又来到这里，吃的小牛排、奶酪通心粉和玉米布丁。然后，我们便回家去吃甜点。甜点是两块婚礼蛋糕，在冰箱里冻了 365 天，就是为了见证我们能否坚持一年。然后，我干了件画蛇添足的事——打开钱包，给她看我一直保存在里面的她的照片。当我把照片从夹层里抽出来的时候，我的名片飘了出来，轻轻落在杏仁蛋糕一旁。名片的背面有紫色墨水笔迹，写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更糟糕的是，瑟莱斯蒂尔还发现了一个三位数字，她认为那是旅馆的房间号。

“听我解释。”真相很简单：我喜欢女人，喜欢偶尔调情，喜欢那种短暂的兴奋感。有时，我会像在大学时那样收集电话号码，但 99.997%